

集部

李文公集卷八

唐 李翺 撰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翺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夷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德格于天地功及於

後代不得其人則不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咎繇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咎繇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

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

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兹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焉盖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竒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

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爲執事惜焉豈惟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于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沓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

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即有閡誰謂天地寛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竒才也未聞閣下知之凡賢人竒士皆自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材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兹有

二人焉皆来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况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者何求而来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鈞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變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

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别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况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

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與淮南節度使書

翺自十五已後即有志於仁義見孔子之論高弟未嘗不以及物為首克伐怨欲不行未得為仁管仲不死子糾復相為讐而功及天下則曰如其仁曰由也果賜也

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然則聖賢之於百姓皆如視其子教之仁父母道也故未嘗不及於衆焉近代已来俗尚文字為學者以鈔集為科第之資曷嘗知不遷怒不貳過為興學之根乎入仕者以容和為貴富之路曷嘗以仁義博施之為本乎由是經之旨棄而不求聖人之心外而不講幹辦者為良吏適時者為通賢仁義教育之風於是乎掃地而盡矣生人困窮不亦宜乎州郡之亂又何恠焉竊嘗病此以故為官不敢苟求舊例必

探察源本以恤養為心以戢豪吏為務以法令自撿以知足自居利於物者無不為利於私者無不誚比之時輩亦知頗異思齊古人則十曾未及其一二為恨耳自到有改易條上者亦有細碎侵物彰從前之失太深不令條上者縱未窮盡亦十去其九矣惟兩三事即須使司處置已有申上者未蒙裁下謹具公狀若或並賜處分則當州里無無弊矣蓋古人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翺不肖既已謬蒙十一叔知奬如此其又何敢不言翺

再拜

賀行軍陸大夫書

某月日布衣李翺寄賀書謹再拜大夫閣下竊聞閣下白宰相使汴州人執鄧惟恭歸于京師奏天子處其輕重生死罪伏覩詔書捨惟恭死罪俾永為黔首於汴州翺九月時上宰相書言政刑中有詞曰親戚懐二殺之可也况懐二且非親戚哉當是時惟恭在其位故不直書而微其詞然則惟恭之罪聞知於四方其孔甚矣嗚

呼亂本既除矣自茲日厥後汴宋頴亳人其無事矣豈
汴宋頴亳人而已實天下皆受其利昔閤下為建州刺
史人足食與衣且知廉恥禮義治平為天下第一其為
信州猶建州也其為汝州猶信州也汴人苦其政失其
心十五年矣久則不易變矣亦惟閤下孜孜不怠致汴
州猶汝州焉天下莫不幸甚而翱則喜樂萬乎世之民
所以然者夫陋巷裋褐躬學古知道之人其所以異於
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者口未嘗厭乎肥甘爾體未

嘗煥乎綺紈爾目未嘗悅乎采色爾耳未嘗樂乎聲音爾居處未嘗宿乎華屋爾出遊未嘗乘乎乘黄爾禄利未嘗入於家爾名字未嘗得進於天王爾其如此而已至若憂天下之艱難幸天下之和平樂天下之人民得與其身臻乎仁壽思九夷八蠻解辮髮椎髻同車書文軌則雖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亦未必皆甚乎陋巷袒褐躬學古知道之人者也若必皆甚焉則天下之理得日變化可以如響之應乎聲也故天地山川草木鱗

羽之瑞有一可以為昇平之符者時政有一可以教民者藩屏之臣有一可以長人行化者則未嘗不私自喜樂也萬類含育有一傷和平之氣者夷狄蠻戎之俗有一咈乎道者時政有一不毗於下民者則未嘗不私自憂懼也而況其遠者大者乎天下之一善固不足以喜樂然多其善則太平之基可庶幾乎天下之一不善固不足以憂懼然累其不善則顛覆之形殆將至也太平之基顛覆之形乃從政者之所喜樂憂懼爾其為布衣

守道之人不同任如耳之不司采色文章也而與知之者士之躬學古知道者固與夫天下百姓同憂樂而不敢獨私其心也翶雖不肖未嘗瞬息動心而不景行乎此也是以憂樂萬乎世之民也亦惟少加意焉翶再拜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某道無可重每為閣下所引納又不隔卑賤時訪其第故竊意閣下或以翶為有所知也情苟有未安不宜以默故詳之以譬河南府板榜縣於食堂北梁每年寫黃

紙號曰黄卷其一條曰司録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録揖然後坐河南大府入聖唐来二百年前人制條相傳歳久苟無甚弊則輕改之不如守故事之為當也八九年来司録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録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而板條黄卷則如故文爲大凡庸人居上者以有權令陵下處下者以姑息取容勢使然也前年翱為戸曹恐不知故事舉手觸罰因取黄卷詳之乃相見之儀與故事都異至東知廚黄卷為狀白於前尹判牓食

堂時被林司録入譏慼詞相毀前尹拒之甚久而竟從其請翺以為本不作作則勿休且執故事爭而不得於本道無傷也遂入辨焉白前尹曰中丞何輕改黄卷二百年之舊禮而重違一司録之徇情自用乎前尹曰此事在黄卷否翺對曰所過狀若不引黄卷故事是罔中丞也其何敢前尹因取黄卷簡條省之使人以黄卷示司録曰黄卷是故事豈得責人執守當司録所過狀注判云黄卷有條即為故事依牓當時論者善前尹之能

復故事焉自後㣲為司録所毁無所不言前尹相告曰
公以守官直道糾曹所傷乃至激横過朝官於某處揖
公見公公事獨立且又知毁之所来故塞耳不聽㣲慮
前尹遷改来者不知為誰終獲戾故後數十日以軟脚
乞将去官不五六日亦幸有勑之除替人因以罷免前
日閣下偶說及此云近者縁陸司録之故却使復両廊
相見之儀此義蓋惑閣下聽者必曰京兆府之儀如此
閣下從事京兆府習其故而信之焉爾夫事有同而宜

異者京兆府司録上堂自東門北入故東西廊相見得所宜也河南司録上堂於側門東入直抵食堂西門故舊禮於堂上位立得所宜矣若却折向南是司録之欲自崇而卑衆官非所宜也此事同而宜異者耳假令司録上堂由南門北入河南府二百年舊禮自可守行亦不當引京兆府之儀而改之也况又自側門東入者耶河南尹大官也居之嵗久不為滯且如故門下鄭相公之德而居之六年閣下之為河南尹亦近何知未歸朝

廷間亦有賢者未得其所或来為曹掾者耶安可棄舊禮使之立於東廊下夏則為暑日之所爍曝冬則為風雪之所飄洒無乃使論者以閤下為待一司録過厚而不為將来賢者之謀耶且此事某前年辨之因而獲勝為不多乃無一人執舊禮以堅辨焉此亦可嘆也夫聖閤下前日亦自言某不知有側門故也且閤下曹掾非人然後能免小過竊恐閤下於此事思慮或有所未至而官屬等唯唯走退莫能進言則誰與閤下為水火酸

鹹少相承者以大府而苟以自尊者寡見細人之所行耳盧司録性甚公方未必樂此閤下名問之可也伏望不輕改二百年之舊禮重惜一時之所未達意盡詞直無以越職出位言為罪幸甚某再拜

寄從弟正辭書

知爾京兆府取解不能如其所懐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

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為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有餘以與時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秖益勞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

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内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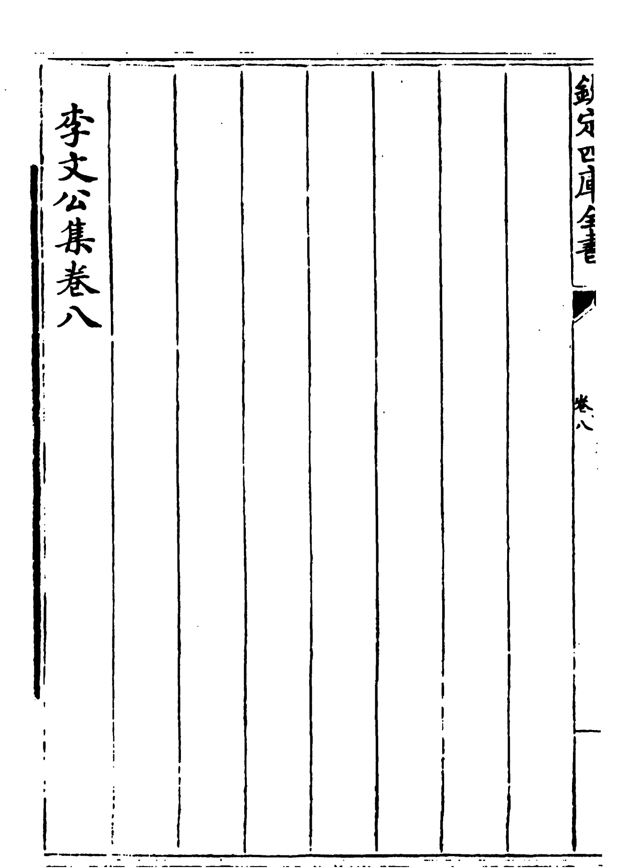
而不為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其心吾故書其所懐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爾

與翰林李舍人書

翺思逃後禍所冀存身惟能休罷最愜私志從此永已矣更無健羨之懐况乞得餘年退修至道上可以追赤松子房之風豈止於比二疏尚平子而已但舉世好爵禄權柄具寫此心以告人人無有少信之者皆為不誠之言也王拾遺是桂州舊僚頗知此志若與往来伏望

問之可知其旨但以常情見待豈知失時還有偏尚之士哉又近日来兩施子粗得其說未及就正當此時使獲長往亦足以不愧宗門不負朋友嘗慕張公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況向前仕宦亦以多矣幸免刑戮方爾退修與致令名年已六十有一比之諸叔父兄弟為得年矣且不知餘年幾何意願乞取残年以修所知之道如或有成是萬世一遇縱使無成且能早知止足高静與三老死于林藪之下比其終日矻矻耽樂富

貴而大功德不及於海內而卒於位者所失得伏計含人必以辨之矣以含人比他見知故盡其意焉若非至誠亦何苦而强發斯言乎



李文公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李文公集卷九

唐 李翺 撰

論事疏表

臣翺言臣素陋幸得守職史官以記録是非為事夫通前古治亂安危之大本者實史臣之任也臣雖愚敢懐畏罪之心而不修其職竊見陛下即位以來掐懐不廷之臣誅寇賊十餘事刷五聖之憤恥為後代之根本自

古中興之盛孰有及者自臣得奉詔朝謁以來親見聖德之所不可及亦已多矣至如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皆所宜誅斬者也陛下知其逆賊所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使戰其陷惡逆非其本心赦而不誅因詔田弘正隨材任使其欲歸妻子父母者縱而不禁臣竊聞夏侯澄等既得生歸淄青賊兵聞之莫不懷陛下好生寛惠之德而遂無拒戰官軍之心矣劉悟所以能一夕而擒斬師道者以三軍之心皆以苦師道而思

陛下之德故能不費日而成大功也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一也今歲闗中夏麥甚盛陛下哀民之窮困時下明詔放夏稅約十萬石朝臣相顧皆有喜色百姓歌樂遍於草野此謂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二也韓弘獻女樂陛下卻不受而賜之昔者魯用孔子齊人恐懼遺之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而三日不朝故孔子去魯陛下超然獨見遂以歸之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三也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莊宅卻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

兆欣感者不可備紀若下詔出令一一皆類於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反掌而致矣臣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能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非武功不能以定禍亂非文德不能以致太平令陛下既以武功平禍亂定海内能為其難者矣若革去弊事復高祖太宗之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近改稅法不督犯御名改下同錢而納布帛絶進獻以寛百姓租稅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數引見待制之官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

路故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屏邪佞而不近則視聽聰明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絶進獻以寛百姓租稅之重則下不困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則天下安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路則下情達凡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者矣又何惜不速其易為者乎以臣伏覩陛下上聖之姿也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詞選用骨鯁正直之臣與之修復故事而行之以興太平可不勞而功成

也若一日不以為事臣恐大功之後易生逸樂而羣臣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已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為宴樂矣若如此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矣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遽至矣臣竊惜陛下聖質當可興之時而尚謙讓未為也臣謹條疏興復太平大略六事別白於後若行此六者五年不變臣必知百姓樂康蕃人入侍天垂景星地湧醴泉鳳凰鳴於山林麒麟遊於苑囿此無他和氣之所感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伏

惟陛下明聖思博聞天下之事以助政理故臣敢忘其懦愚而盡忠焉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疏用忠正

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敢不為正矣小臣莫敢不為正則天下後進之士皆樂忠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王化之本太平之事

也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耶臣以為察忠正之人盖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類邪臣嫉而譏之必矣且以為相朋黨矣夫舜禹稷契之相稱賛也不為朋顔閔之相往来也不為黨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人嫉而譏之且以為朋黨用以惑時主之聽從古以来皆有之矣故蕭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竟為邪臣所勝漢元帝不能辨而

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雖任之雜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宣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人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類進之而已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疏屏姦佞

臣聞孔子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為國也凡自古奸佞之人可辨也皆不知大體不懷遠慮務於利己貪富貴固

榮寵而已矣必好甘言諂辭以希人主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惡因而罪之主好利則獻蓄聚斂剥之計主好聲色則開妖艷鄭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鍊變化之術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悅其不違於己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聞也若事失怨生而不聞其危也深矣自古奸邪之人未有不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為君稷契為臣而雜之以奸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奸

邪之臣者滎夷公費無極太宰嚭王子蘭王鳳張禹許敬宗楊再思李義府林甫盧杞裴延齡之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則亡國小則壞法度而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邪臣以為察奸佞之人亦有術焉主之所欲皆順不違又從而承奉先後之者此奸佞之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為相不能以致太平矣故人主之任奸佞則耳目壅蔽耳目壅蔽則過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屏奸

佞而不近則視聽聰明

疏改稅法

臣以為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為錢四千米一斗為錢二百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十有二匹然後可況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尚猶為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

之數是為比建中之初為税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
恤元元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
本弊乃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錢者官司所鑄
粟帛者農之所出令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
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
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
無滿歲之食況有三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
太平之興亦未可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

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帛為准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為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矣行之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蓄積雖遇一年水旱未有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速更改雖神農后稷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躋於充足矣故臣曰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

疏絶進獻

臣以為自建中以来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必曰軍府羨餘不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留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闕數不填及減刻所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而官沽者其他雜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三代之法公託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比年天下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

賊也今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而蓄兵如故以耗百姓臣以為非是也若選違吏事之臣三五人往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以備鎮守責其兵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吿之以中原無事蕃夷可虞每道宜配兵若干人取其衣糧以賜邉兵而名戰士使邉兵實則蕃夷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是也若使通達吏事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誠盡

者亦不敢有所隱矣今受進獻則節度使團練使皆多方刻下為蓄聚其自為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是豈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業而父子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婦不能相養而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絶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疏厚邊兵

臣以為方今中原無事其慮者蕃戎與北敵而已議者

以為邊備尚虛皆可憂矣兵法有之曰不恃敵之不來恃此之不可勝今國家威武達于四夷其不敢犯邊為寇雖已明矣然蕃戎如犬羊也安識禮義而必其不為寇哉且去歲犯邊足以明矣臣以為使緣邊諸節度使特共名戰士十萬人每歲不過費錢一百萬貫則邊備實矣邊上有名戰之聲達于四夷四夷心伏不敢為盜矣四夷不敢為盜邊鄙之人得無兵戰之苦則京師可高枕而卧矣

李文公集卷九

李文公集卷十

唐 李翺 撰

百官行狀奏

右臣等無能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伏以陛下即位十五年矣乃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斬闢三年平江東斬錡張

茂昭遂得易定五年擒史憲誠得澤潞邢口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来受常貢十二年平淮西斬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入管内租税除吏部十四年平淄青斬師道得十二州神斷武功自古中興之君莫有及者而自元和以来未著實録盛德大功史氏未紀忠臣賢士名德甚有可為法者逆臣賊人醜行亦有可為誡者史氏皆闕而未書臣實懼焉故不自量輒欲勉强而修之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之故舊例

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歿而不朽曾不直敘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姦臣也使其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虚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房𤣥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茍欲虚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蓋亦為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

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遷之實録不如此則詞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冊不可取信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

魏徵但記其諫爭之詞足以為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為忠烈矣今之為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詞稱之故無魏徵之諫爭而加之以正直無秀實之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為據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者乃下太常幷牒史館太常定謚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一一皆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記錄須

得本末苟憑往例皆是空言則使史館何所爲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善惡之詞雖故吏門生亦不能虚作而加之矣臣等要知事實輒敢陳論輕黷天威無任戰越謹奏

陵廟日時朔祭議

徵事郎守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臣李翺等謹獻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祠蒸嘗漢朝皆雜而用之盖

遭秦火詩書禮經爐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己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享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

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修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名其宗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葢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芰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

所行也况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惟宫闈令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乎且時享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鬛明粢薌萁嘉蔬醴齊敬修時享以申追慕尚享此祝詞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揞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

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櫜禮樂為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為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節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采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脩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

與本使李中丞論陸巡官狀

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仇讐上之所以禮我者厚則我之所以報者重故豫讓以衆人報范中行而漆身吞炭以復趙襄子之讐其所以待之各不同也閣下既嘗罰推官直矣又將請巡官狀矣不識閣下將欲為能吏哉將欲為盛德哉若欲為能吏即故江西李尚書之在江西是也閣下如此行之不為過矣若欲為盛德亦

惟不惜聽九九之說或冀少以裨萬一閣下既罰推官直又請陸巡官狀獨不慮判官輩有如穆生者見醴酒不設遂相顧而行乎陸巡官處分所由不得于使院責狀科決而於宅中決地界虞候是初仕之未適中也閣下既與之為知己矣名而教之可也不從退之可也若判令通狀但恐閣下之所失者無乃大於陸巡官乎翺受恩於閣下也深而與陸巡官之交尚淺其所深者誠欲閣下之為全德也若信其所言即伏望使人收取元

判名而語之闔府賔寮孰不幸甚如以為小生之言不足聽也我富貴人也何為而不可哉即敢不惟公命翺再拜

與本使楊尚書請停修寺觀錢狀

伏見修寺疏閣下出錢十萬令使院共出十萬以造石門大雪寺佛殿翺性本愚闇道晩竊不諭閣下以為斂錢造寺必是耶翺雖貧顧竭家財以助閣下成如以為未必是耶閣下官尊望重凡所舉措宜與後生為法式

安可舉一事而不中聖賢之道以爲無害於理耶天下之人以佛理證心者寡矣惟土木銅鐵周於四海殘害生人爲逋逃之藪澤閣下以爲如有周公仲尼興立一王制度天下寺觀僧道其將興之乎其將廢之乎若將興之是符融梁武皆爲仲尼周公也若將廢之閣下又何患其尚寡而復率其屬合力建置之也院中判官雖副知己之命然利禄遠仕亦不以貪也豈無羇孤親友猶未能力及賙之歟何暇出錢以興有損無益之務衆

情不厭但奉閤下之命而為耳拳拳下情深所未曉伏惟憫其拙淺不惜教誨若閤下所為竟是翱亦安敢守初心以從而不為也若其所言有合於道伏望不重改成之事而輕為後生之所議論意盡辭直無任戰越

再請停率修寺觀錢狀

率修寺觀錢事前後已兩度咨聞伏請停罷前奉處分云要與換寺觀家人院蒲蓋屋以為火備此後任停既已計料支給訖後奉處分又云且更待一兩月者伏以

前件錢於公家無補但實置稅名公議所非為日固久不厭尚實但苟思壯麗城池開化源孰大於此若閣下尚不改易則弊終無已何特愛於此因循未革自仲尼既歿異學塞途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佛法害人甚於楊墨論心術雖不異於中土考較跡實有蠹於生靈浸溺人情莫此之甚為人上者所宜抑焉閣下去年考制策其論釋氏之害於人者尚列為高等冀感悟聖明豈不欲發明化源抑絕小道何至事皆在已而所守

遂殊知之不難行乃爲貴況使司稅額悉以正名幸當職司敢不備舉伏見朝廷故事一人所見或不足以定是非者即下都省衆議則物情獲申衆務皆理倘翺見解凡淺或未允從院中羣公皆是材彦伏乞令使院詳議惟當是從理屈則伏不敢徇巳實下情所望累有塵黷無任戰慄翺再拜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故度支李尚書之出妻也續有勑停官及薨亦無追贈

當時將謂去妻之狀不直明白無可疑者故及此近見當使采石副使劉侍御說朝廷公議皆云李尚書性猜忌甚於李益而出其妻若不緣身病即合左降翺嘗從事滑州一年有餘李尚書具能詳熟李尚書在滑州時收一善歌婦人陶芳於中門外處之於後陶芳與主鑰廳子有過既發李尚書名問廳子既實告之曰吾從若父所將若來故不能杖若吾非怒而不留若既犯此即自於軍中不便若遠歸父所慎無他往遂斥陶芳於家

而不罪也當時翱為觀察判官盧侍御憲曰此事在衆人必怒而罪之在中道即罪之而不怒大夫雖未足以為教然亦可謂難能也推此以言即性猜忌不甚於河南李少尹詳矣劉侍御又說朝廷公議云李尚書之在滑州也故多畜媵遂斷送其妻入京以遂所欲翱又能明其不然李尚書有二子仕於京師奏請至滑納妻德宗皇帝勑奏事軍將張璀曰與卿本使無外往告卿本使可令妻及新婦家來就上都為婚亦有手詔李尚書

遂發二新婦及妻入京以奉詔二男既成婚其妻遂歸滑州自陶芳之外更無妾媵况李尚書將畜女媵不假令妻入京推此以言即與朝廷公議之不同也如此翶以為古人之逐其臣也必可使復事君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雖有大罪猶不忍彰明必為可辭以去之也故曾參之去妻也以蒸梨不熟孟軻之去妻也以惡敗鮑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此皆以事辭而去之也李尚書於此二事外猶有他過即非翶所知也若公議所責

祇如劉侍御之傳則翺據所目見而辨也章然如前所陳矣凡人家中門内事外人不可周知偏信一黨親族之言以為公議即不知是議之果為公耶私耶未可知也以閤下所聞倘猶有加於是者不惜示及如或祇如前所說伏望不重改既往之論而明之於朝廷使非實之謗罷傳說於人間既沒之魂不銜寃於泉下幸甚幸甚翺於李尚書初受顧恵及其去選也客主之義亦不得如初歡矣兹所陳者但樂明人之屈而正之耳伏計

不以為黨議狀

李文公集卷十

李文公集卷十一

唐 李翺 撰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某人生三歳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

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為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為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為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軍入為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

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搆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省為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為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為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

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為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禄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為貴議多與裴丞相異惟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

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

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為丞相書明禍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

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
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為人隷
者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
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
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
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
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
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

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刄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廷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為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為國打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公告曰兒郎等

且勿語聽愈言愈時為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為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為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佑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仗節此皆三軍耳所聞

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来欲令庭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乃還於上前盡奏與庭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

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為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

不協為請出紳為江西觀察使以公為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為之朞服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為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

者莫不視公以為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唐故金紫光禄大夫撿挍禮部尚書使持節都督

廣州諸軍事兼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營田觀察制置本管經略等使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徐公行狀

曾祖仁徹隋吉州太和縣丞祖玄之皇考功員外郎贈吏部郎中諫議大夫考義皇汾州司戶參軍贈信州刺史京兆府萬年縣青葢鄉交原里東海徐公年七十一公諱申字維降東海剡人永泰元年寄籍京兆府舉進士秘書省正字初辟巡官於江西又掌書記于嶺南行

詧哥舒氏之亂平奏授大理評事轉司直兼監察御史
賜緋魚袋又充節度判官于朔方改太子司議郎兼殿
中侍御史選授洪州大都督府長史時刺史嗣曹王舉
江西兵討李希烈故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有成曹王
薦之遷韶州刺史四十餘年刺史相循居于縣城州城
與公田三百頃皆為墟縣令丞尉雜處民屋公乃募百
姓能以力耕公田者假之牛犂粟種與食所收其半與
之不假牛犂者叅分與貳田久不理草根腐地增肥又

連遇宜歲得粟比餘田畝盈若干凡積粟三萬斛將復築室于州故城令百工之伎以其藝来者與粟有差刺史臨視給與吏無所行其私以故人皆便信應募者數千人陶人不如墁而塗有餘圬人不板築而牆有餘築人不操斤斧而工有餘陶者圬者築者工者各以其所能相易未十旬而城郭室屋建立如初刺史以官屬遷于新城縣令之下各返其室創六驛新大市二道四館器用皆具曲江縣五百人以狀詣觀察使請作碑立生

祠公自陳所為不足述假令如百姓言乃刺史職宜如此何足多者不顧以小事市名觀察使嘉其讓密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其始来也詔之人戸僅七千凡六年遷合州其去也倍其初之數又盈四千戸焉初先夫人歿于江西遭賊難未克返葬寓於西原公不赴合州表請奉喪歸祔于河南府偃師縣既滄景觀察使奏請景州刺史闕其帥輒以其僚屬將校自為之不請有年矣宰相累進刺史名皆不出及名公入言合上旨遂下詔遷

朝散郎使持節景州諸軍事景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
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尋加節度副使其明年滄景
節度使始朝二年又朝遂留詔以其從父兄代之奏以
公充行軍司馬公遂以信州府君塋近漕河表求改葬
於重山詔許之既徵入京師遷朝散大夫使持節都督
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本管經略招討使御史中丞
賜紫如初是歲貞元十七年也詰里盜除其暴掠良聚
攻禁下如令通蠻夷道責土貢大首領黃氏帥其屬納

質供賦黃氏周氏韋氏儂氏皆羣盜也黃氏之族最强
盤亘十數州周韋氏之不附之也率羣黃之兵以攻之
而逐諸海黃氏既至羣盜皆服於是十三部二十九州
之蠻寧息無寇害其明年制遷使持節都督廣州諸軍
事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觀察處置本
管經略等使散官如故前節度使歿掌印吏盜授人職
百數謀夜發兵為亂事覺奔走公至陰以術得首惡殺
之不問其餘軍中以安蠻夷俗相攻刼羣聚縁道發輒

捕斬無復犯者蕃國歲来互市奇珠瑇瑁異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常貢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賈以饒二十一年進階銀青光禄大夫元和元年詔加金紫光禄大夫撿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餘如故詔書未至有疾薨于位凡三佐藩屏之臣五為刺史一為經略使一為節度觀察使階累升為金紫光禄大夫爵起進為開國公官亟遷為禮部尚書其事業皆足以傳示後嗣為子孫法享年七十雖不登於上壽

儒者榮之前夫人渤海高氏子皆夭後夫人扶風竇氏封國夫人有子元弼前右衛倉曹叅軍以讀書屬文為業謹具歷官行事如前伏請牒太常編録謹狀

皇祖實録

公諱楚金諮議詔第二子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叅軍又授貝州司法叅軍夫人清河崔氏父球兖鄆懐三州刺史公伯兄惟慎大原府壽陽縣丞性曠達樂酒不理家產每日賫錢一千出游求飲酒者必盡所賫然後歸其

飲酒徒善草隸書張旭其人也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壽陽曰汝年亦長矣若都不能自治立然每事必擾我何為公曰不請非不能為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初及在貝州刺史嚴正晦禁官吏於其界市易所無公至官之日養生之具皆自衛州車以来又以二千萬錢入曰吾食貝州水而已及正晦黜官百姓舊不樂其政將俟其出也羣聚號呼甃之以瓦石揚言無所畏忌録事參軍不敢禁懼謂公曰若之何公曰録事

必不能當請假歸攝録事參軍斯可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若以威强不便於百姓百姓俟使君行加害於使君使君更期出某爲使君任其患於是集州縣小吏得百餘人皆持兵無兵者持朴埋長木於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出觀者杖殺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動或曰刺史出可作矣如李司法何貝州震恐後刺史至委政於公奸吏皆務以情告不敢隱貝州於是大理壽陽之夫人鄭氏賢知於族嘗謂壽陽曰某觀叔賢於

君某之質不敢與叔母爭高下君之家和子孫必有興者壽陽之第一子為戶部侍郎初戶部氏兄弟五人妹一人其喪母也皆幼公每日必抱置膝上或泣而傷諸姪之安於叔母也如未失母時有子三人曰某祗承父業不敢弗及夫人清河崔氏能以柔順接于親族其來歸也皆自以為已親焉翺生不及祖不得備聞其景行其貝州事業親授之於先子其餘皆聞之於戶部叔父伏以皇祖之為子弟時若不能自任也及涖官行事其

剛勇不同也如此其行事皆可以傳於後世爲子孫法

葢聞先有祖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翺欲

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願假

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棄其愚而爲之傳焉

李文公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文公集卷十八二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宗紹炳

李文公集卷十二

唐 李翺 撰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彦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彦昭守濮陽及彦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於官皆許

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于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其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為其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沉于江獄吏呼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

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慼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慼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翱在汴州彥昭特為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為余言之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慼女碑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盖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于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

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狥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

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㦸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呑焉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兹猶存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於辨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

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賛曰凡人之情皆謂後来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自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敘之將告於史官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韓城縣尉歷宣城華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知捕賊杜黃裳為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舊産公為捕賊盍使察之坦對曰凡居官終始廉白祇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畜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剥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為宜故不使察黃裳驚視因使升就堂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為吏部侍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

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爲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珍爲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嘗言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将十餘人同啓復請以爲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将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爲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爲列耶復告諸将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将慙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愧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人入州

城人皆恐駭坦遽止之盈珍不敢違復卒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珍方會客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材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從公喪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為所留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珍與姚隙從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為轉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每爭之詞切深聽者皆為之懼

累求去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陵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錡入錡遂扇兵士殺留後以留己因發兵取宣州為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政天下懔懔坦說宰相韋執誼速白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為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中丞亦以為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為員外郎知楊子留後坦假他詞不受叔文不悅故事皆不行及王叔

文貶出坦遂為殿中侍御史權德輿為戸部侍郎請為本司員外郎轉庫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為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遂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絶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

奏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名坦謂曰柳晟閻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於天下上曰朕已受之矣如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為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為不可淮安王有佐命

之功且國貞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追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遂命停毀仍禁樵採給五戶守淮安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為策詞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寧節度使裴垍入為僕射行香時將屬諫議常侍之上坦引故事及

姚南仲近例以為證裴垍怒曰姚南仲何足為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勑使耳何不足以為例也遂為垍所排改左庶子坦初為殿中當杜黄裳為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忌其遷之速數月宰相裴垍白以為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反逆其壻蘇强坐誅死强兄弘為晉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其弟强坐劉闢反誅弘與强相去

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强廢弘非陛下惜材之志因請弘以為判官上曰假令蘇强當時不就誅尚宜随材而任之况在其兄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説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来若制其價則商不来矣價雖賤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為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為功於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

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税戸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戸部侍郎判度支坦歷更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為已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吉泗州刺史薛謇為代北水運使時畜馬四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官往驗之未反上遅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坦上陳以為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

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是之遂追劉秦所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則厚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度支米妝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腊配之鄜汝州以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開䕺田列柵二十益兵三千人歲妝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為河所壊城使周懐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亶所築城當磧石得制北狄之要若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

河甚遠失制禦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使品官強文釆覆之文釆言與坦合上名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為宰相所奪乃出坦為劔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盱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盱奪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藉以為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奏罷兩税及山澤鹽井榷率之籍夷人歌之錦劔二州有通文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

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而無逃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李文公集卷十二

李文公集卷十三

唐 李翺 撰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贈司空柏公神道碑

柏氏系自有周叔虞封晉其支子有受邑於伯為釆地者因以為姓後世生宗宗以直顯景公厲公之時三郤惡宗共譖殺之其客畢陽以其子州黎奔楚於是改伯

為柏及漢有鴻者由議郎為魏郡守子孫家焉故為魏
郡也有季纂者入唐為工部尚書生敬仁為蘄州長史
生謇為河南永寧令贈大理少卿生造為懐之獲嘉令
即公之父也公諱良器字公亮生十二年安禄山陷東
郡獲嘉守縣印不去為賊將所害公既免喪懐平志乃
學擊劍依父友王奐奐嘗曰汝額文似李臨淮面黑子
似顔平原其必立臨淮即太尉光弼也年十七得汝州
龍興尉王奐從事太尉府薦之太尉名與言遂授以兵

使平安越之盜累授左武衛中郎將以所將兵隷於浙西廣德歳中盜陷江東十州公帥所將兵来婺州功多進左武衛將軍平方清於洞中賜錢五百萬破張三霸海上改左金吾衛將軍為都知兵馬使大歴初潘獰虎據小傷胡參據蒸里江東大擾公將卒三千人騎五百人與戰皆破之斬首三千級執俘一千人詔加撿校光禄大夫兼蘇州别駕又加左羽林大將軍試殿中監察御史李栖筠問公年對曰二十有四戰陣幾何曰六十

有二李公歎曰相識甚近得公甚深勉哉公泣涕謝曰
遭時喪亂父死家破搢棄性命以除冦讐私志未立豈
敢望為明公之所知哉建中初嘗至京師宰相楊炎名
之語公因言兩河有事職税所辦者惟在江東李道昌
無政宜速得人以代之炎許諾其冬遂并宣越與淅西
以為一而以晉州刺史韓滉代道昌焉及德宗如梁州
李希烈陷汴州逐李勉遂僭帝號冦陳州圍宋寧陵滉
使公將卒萬人救陳并寧陵是時劉玄佐敗于白塔狀

其卒保宋州使將王彥昭守寧陵希烈擁水灌其南築埇道親臨其北令軍中曰明日日中陷城公聞之厲所將兵成陣以進恐城陷不及使弩手善游者五百人沿汴渠夜進去城數里没于水中遂得入及旦賊驅勇卒登城城中伏弩悉發皆貫人斃其後希烈始知救兵得入殺守將因罷去將昌集城中人哭曰向非浙西救至則此城已屠矣遂拔襄邑收漳口宋州由是獲全李希烈遂失汴州奔於蔡詔封平原郡王食邑三千戶特進

兼御史中丞貞元二年淮西平詔曰休勲茂伐書於竹帛戎籍乃爲裨將副非所以襃功寵德也其以爲左神策軍將軍知軍事兼官如故五年詔與太尉晟侍中璉等三十六人圖形於凌煙閣上親御即其形而賛之八年遷大將軍士卒之在市販者悉揮斥去募勇者代之故爲所監者不悦明年公之故人有犯禁宿於望仙門者衛使奏言遂轉右領軍衛大將軍所監者乃用其衙將魏循代爲將軍自是軍中之政不復在於將軍矣十

五年兼英武將軍使十八年遷左領軍兼御史大夫十
九年閏十月以疾卒年六十一天子為之廢朝贈陝州
大都督明年葬于萬年畢原夫人康氏先歿後始附葬
有子曰元封為蔡州刺史曰耆為諫議大夫曰元鳳為
澄城主簿曰夔為襄州參軍三女皆幼以元封及耆累
贈為司空夫人追封魏國太夫人初公與王栖曜李長
榮皆事韓晉公栖曜至鄜坊長榮至河陽澤潞皆擁節
有土公自少即戮力破賊及壯解寧陵犄杖之圍希烈

之所以兵不及於宋而江東以全者實公之所為也功冣高位獨以不副克生良子能大厥家大和元年翺自廬以諫議大夫徵路出於蔡元封泣拜且曰先公之碑未樹敎後嗣其果有辭俟也公不可聽乃銘曰

公生十二未壯家毀揺殄父讐不惢勇死釋官就軍焯有其勲擒兇盗平威明顯聞人誰不貴孰勝其位由畀至巨莫匪躬致宜疏土疆報未功當是生後人紹慶不忘

唐故横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金紫光禄大夫撿校兵部尚書使持節齊州諸軍

事兼齊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貝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戸贈左僕射傅公神道碑

傅為古姓介子誅樓蘭王封義陽侯俊為二十八將功

高稱於兩漢而嘏以文章顯自漢以降世累有人曾祖

諫易州長史生大父定州司馬韶贈鄧州長史生父榮

贈刑部尚書公諱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也以善弓矢顯

仕於成德軍流輩稱其朴厚博野樂壽本隸瀛州在范陽成德間為要害地每相攻以取兩城及王武俊破走朱滔詔以博野樂壽與成德軍其後以公選為將而鎮於樂壽公善撫士卒與之同苦樂得士卒死力長慶初幽州繼亂范陽執其帥弘靖而扶克融成德殺其帥弘正將廷湊因盜有地公奮曰吾豈可以為賊乎遂揺衆諭以逆順閉城拒賊潛疏以聞詔以樂壽為神策行營命公以為都知兵馬使與深州將牛元翼博野李寰掎

角相應賊屢攻之卒不能克會詔下以克融廷湊皆為節度使公遂將樂壽之師及其妻子拔城以出賊轉鬬且引遂遇官軍以免於難以功遷沂州刺史未到遷以為左神策軍將軍數月拜鄭州刺史公本用武力進未嘗治人於是痛自刻凜清已率下凡從公將卒本與公同立於樂壽者皆飭懼不敢越條令以侵物故鄭州稱理雖他時文吏罕能過者明年改為鹽州刺史閔帝初以公為夏銀綏宥等州節度使居河陽濡民不耕織党

項千餘落以畜牛羊馬代田業先時將帥多貪至有盜其善馬者蕃落咸怨走以出他境及公之至蕃人來見或獻馬者公拒而不受蕃人喜傳以相告未踰月而部落相勸皆歸蕃人之有罪者懼而來奔故事皆使蕃人出馬以贖公曰吾將於此職當禁其逃亡有罪何俟於贖皆執之以付其蕃落蕃人益喜大和二年九月以公為橫海軍節度使撿校兵部尚書俾治齊州以圖滄景之寇知兵者咸以為命將之當必且有成矣旌旗及於

陜而得疾疾愈即路以十月晦薨于硤石驛春秋五十有六天子悼痛為之廢朝贈尚書左僕射以明年七月葬河南府洛陽縣伯樂里夫人南陽張氏柔立善斷公之以樂壽拒賊暨轉戰以出夫人麤衣糲食與兵士妻女均好惡用助公事再封南陽郡夫人三子守常守中守章等皆孝謹寡過公方將立大功以報於國不以男子之仕為念故官甚卑有未官者銘曰

大夫致身不賴前業遭變竭忠奇節睒睒乃作刺史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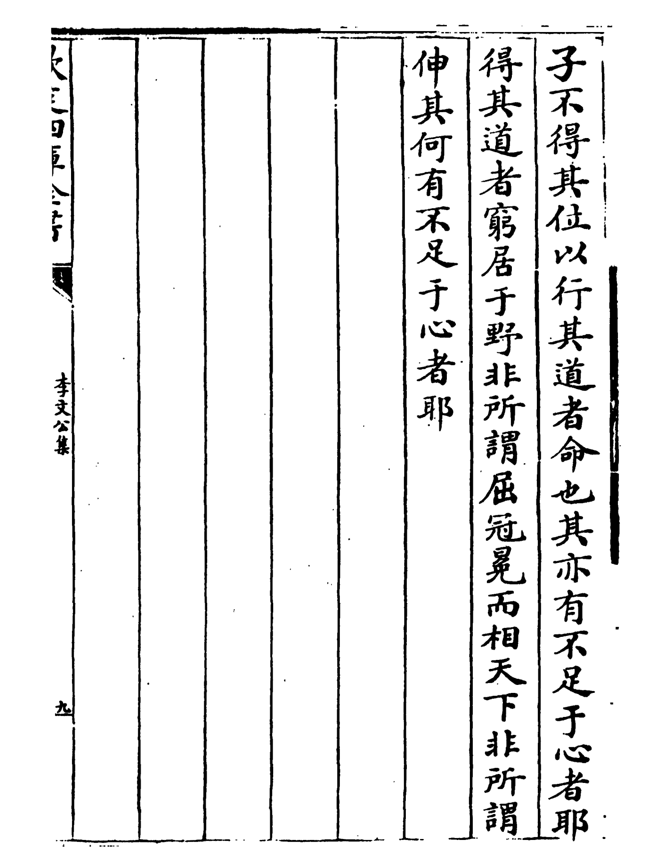
作將軍乃統邊兵事績昭聞廉以撿己嚴以督下藩落完安馬牛在野大革前事自我為初爾後之來視此勿渝

陸歙州述

吳郡陸傪公佐生于世五十有七年明于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歙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

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頓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頓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頓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頓之人賴其力傅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是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

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升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然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



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于心者耶得其道者窮居于野非所謂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謂伸其何有不足于心者耶

李文公集卷十三